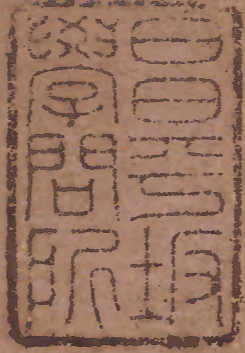


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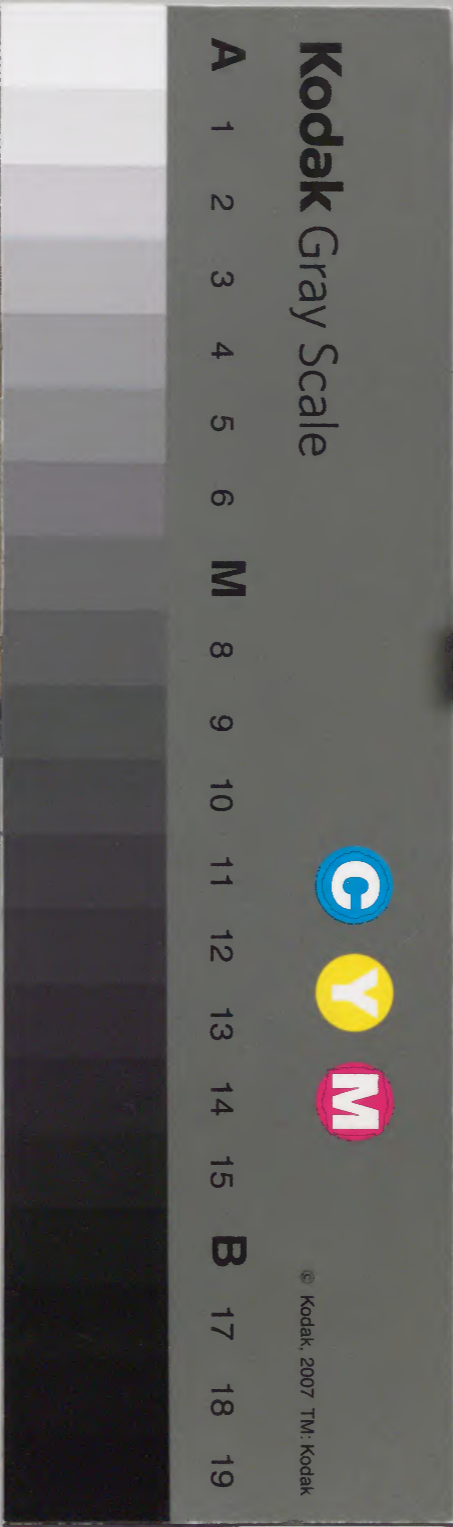
四十二之八



			五〇	漢書門
二〇	一〇	四三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〇	五〇		漢書
函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50
冊數	20 (13)	
函號	280	7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卷一七

隋書四十二

淺草文庫

特進臣魏

徵

李德林

李德林字

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從事父敬

族歷太學

博士鎮遠將軍魏文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

文籍以為

四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詞左

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

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

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

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

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

博墳典陰陽造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藹而理暢魏收嘗

博墳典陰陽造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藹而理暢魏收嘗

博墳典陰陽造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藹而理暢魏收嘗

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矣
 曰魏常待殊已接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
 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裘跣足州里人
 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讓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遠
 鄉車服甚華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
 十騎稍稍流留比至德林門繞餘五騎云不得令奉生怪
 人燠灼德林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
 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潛為定州刺史重其才
 召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不為君民禮數嘗過德林
 云竊聞蔽賢蒙顯幾及今君沈滯吾獨得濯身朝廷從不

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留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
 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試以不
 為謬今歲青秀才李德休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且觀其
 風神器宇貌為棟梁之用王如經國大體是實生鬼錯之
 儔彫蟲小技相如于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為國朝
 然降大厦者且獻大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
 表云洪水橫流思俾乂以正乎比夫大禹常謂擬於非
 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連彥即命德林製議尚
 書令表按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
 陸印印云已入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

生制作乃消滄之流耳仍命其子與德林同旋

日汝每事宜即此人以為模楷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

才擢第空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

既是西出取負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

明守道明初進考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授揚

人物德赴晉陽撰齊思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文宣與王

作相居守在鄴勅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

機密王因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

寓直舍省阿清中授負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

密省天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右省人

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勅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

中補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

發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友陸養宋士素各醫

張子彥等為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體洪腫數日間一時

頓坐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

上書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

請乞罷歸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

收由德林書曰前者議文摠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

今兩以隨事條列幸為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

之誤既聞人訟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

常之義謹按魯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
元年也議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案大傳周公攝政
一也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
六也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
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
蒙不議文扶病省醫其情迷識奪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
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
中不錄謹以寫呈收重讀書曰惠示一事感佩殊深以魯
公即位之事昭小為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
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

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之與元其事
何別更有所見案請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
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
翼南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
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群后便
云垂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
以為舜若堯死欲訟不歸便是身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
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儀曰即真則周公負衰朝諸侯
霍平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
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為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造

通傳二 四二

書山天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
聞迫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
之似所怖者元字耳。專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
也。安亦易重。袁元言鄭玄注云。如兼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
試堪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
一年二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蓋史之婉辭。非一與
元同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
肯曰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志剛自尊本國。誠如高議
欲估以三方鼎峙。同為霸名。事以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
馬公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其人並以為魏賊。亦寧肯

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似。後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
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
也。若欲高祖事事謙沖。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
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庸。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
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宣和。平東哲議云。赤雀白魚之事
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
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須更思之。陸機以刊本著於虞
書。龜初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
可二代相涉。兩史而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亦斷。又前
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云。亦以前唯入魏氏列傳。不作齊

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
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爲未盡善又和聖開以頌示
德林宣旨云臺卿此又未嘗朕意以卿有大才須知盛德
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多不載
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爲侍中尚書
左僕射趙彥深出爲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遇
者聞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
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
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脩國史齊主留
情文雅乃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入同判

文林館事五年勅令與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
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
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
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勉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
本畏爾逐齊王東奔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
和引之入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
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
此以後詔書格式乃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
陽宮作解軍語謂群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
其與齊朝作詔書極少敬我皆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

其驅使復為我作之書。為大異神武公統豆陵毅答曰
臣聞明王聖主得麟鳳凰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
之瑞物誰來不堪任用如李德林來受軀策亦陛下聖德
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大笑
曰誠如公言宜改授御正下大夫大冢初賜爵成安縣
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邗國公揚惠謂德林曰朝
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群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
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
庸懷微誠亦有所任若曲相提將大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
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以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

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勅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
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
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
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眾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
譯為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為丞相府司馬譯昉
由是不平以德林為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
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謀重書百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
中勳逾百數武機速競發口拔數人交意百端不加治點
鄭公五季孝寬為車道元帥師次永橋為沁水浸長兵未得
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老字文所崔弘度並受

尉遲迥饒金軍中怪怪人情大思高祖得詢察深以為憂
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
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一言安知後所遣
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戾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
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須禁錮然則鄭公以下
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
括以之而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
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便觀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
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頴馳驛
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足厥謀多此類也進授

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
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後內史令初
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頴拂惠亦依違從
之唯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
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盧之下
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為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大尉任
國公千翼高頴等同脩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
疋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後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更事
皆德林以為格式已煩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踏駁非過虛
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之奏置臣百家鄉正即令

民間辭訟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重聞親戚剖斷
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心為善更甚且今時吏部摠
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
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
者心思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
令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外群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
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循令時公
何不論廢郡為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鎮同威之議
稱德林狼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勅令撰
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朝朝雜集序其事曰竊以

陽鳥垂曜微霍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
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翫臣皇基草創便豫驅馳遂
得參可封之民為萬物之一其為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
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本
變容朱藍所染素娥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
效力於時種德積金豈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於
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皆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稟睿
后旁資群傑牧商配聖身鈞幽微化焉侯王比皆由此也有
教無類章子蓋於臨功見德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
士亦因此焉煙霧計依騰蛇與蛟龍俱逐栖息有所養編

同驥驥之速因人成
受命之主委質為臣
天地流名鐘鼎何益
為史方可叙帝王之
實非勲非德則軒冕
休運非遇天恩光大
收拙里閭退仕鄉邑
出入閭闔之閭
樞機惟樞機
肇興群官總已

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
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
若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
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勲庸
之流無學無才夙藝方之職若不逢
言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之兼人
不種東陵之山豈過南陽之稼安得
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
若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階在辰火連
與八柄之所不納納百揆之日兩朝

文翰臣兼掌之時濟
委簿領紛紜羽書交
萬幾或幾有萬事皇
運不測之禍幽贊兩
率土之濱責方常之
風安上治民之道讓
者夫有隋車作故者
棄此景大則壤心
盡隆迹幾百王未見
操續書記言音熱

天之下三言構亂軍國多務朝文
頌或速均發弩或重大滔天或日有
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
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喻公卿訓
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
受終之禮報群臣之令有憲章古言
天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
頃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
者皆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
助之化老人觀而未知孔丘之言第

子聞而不達，愚情稟聖，多必乖舛，加以奏閣，趨握盈懷，滿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凡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墨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踈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以定簿籌，建策通幽，遠宣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徂懸測，為聖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敷行之札，屬神器，大寶將遷，明詔褒揚，在位諸公，冬

切於懇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相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霄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定者，雖詞，班黼藻，而理歸，霸德，前太勅，百集，納覽，已還，至於受命，

之內，忝曰一民，樂比夫，潘昂之冊，魏丙手，捫心夙宵，慙臣潤色之唯，是愚田文有，可勿心事，不可遺，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皆讀訖，明日謂，德林昨讀，霸朝集，方知感，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我本，意欲深，榮之復

於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奉以，德

林龍焉德林既少有皇
 或有不知者謂為古
 有逆意大江之南
 若遠古玄黃盛開
 時者命確卒未變非
 疑而難信缺而未詳
 欽明至德莫盛於唐
 積於文王天命顯於
 子曰虞將與之唐而
 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

名重以貴顯凡製文
 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
 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
 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
 力所能為也龍圖鳥篆
 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
 鮪謀長世莫過於文武
 叔昔也妻方娠夢帝謂
 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
 封太叔文唐叔之封也
 其子曰其

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
 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
 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
 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
 豈足云也有娥玄其
 夢帝隋以興焉古公三
 佐高帝而滅楚立官車
 遺鱸之集死降巨鳥
 庇民匡主立殊勳於
 炎精之紀受命陟

天大於帝王老子謂域
 夫兼二聖將令其後必
 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
 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
 以興焉美源巨跡周以
 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
 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
 奇果仁積善天申休命
 宗建成業於周朝啓靈
 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
 神光滿室

具與三之表韞八聖之能或氣或靈或陰映於廊廟如天如日
 臨照於軒冕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自祿攸
 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
 上帝付其良誅戮逆於元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
 迎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
 橫地迺九州陷三民則下分擁六土謙乘連率之威憑全
 蜀之險與兵舉衆震蕩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
 擊睥睨宸極從漳河而
 寶土納江漢佐闡嫁福
 以山鳩毒日庸蠶食秦楚此一虜
 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
 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宵荆
 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孺爾

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庭推轂分闡一麾以
 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
 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固有一服煙雲改色鐘石變
 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不運告盡靈靈蒙克讓天歷在躬推
 而弗有自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識之文順億兆之請披
 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岳簞簞之高云充幽明之願基命宥
 密如恒如升推帝君歆荆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
 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
 用之官省相監之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
 走於堦墀山神海靈咸燮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

教暨北海之表聲加南海之外彼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
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實屈膝頓顙盡為臣
妾殊方異類善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
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剋訓以庖厨禮樂合天地之同
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樸得神農之前遠
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群物歲
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法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為史
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水奇草望風
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國世設幽殿而天止猶且父天
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

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
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
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
備王佐之才黑不代堯泣麟歎鳳栖汲汲雖聖達而莫
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
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廢力而無就也其餘歛起妖妄曾
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為亂自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
逐鹿之邪說謂飛鳥而為鼎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
同元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如識真
久之出列道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

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
夷其醜惡共亢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
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
其魄鬼惡其為靈故也人帝聰明群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
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
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乎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
已除其籍自言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
上書削榮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意之以懼道
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妄事乃畏天豈惟愛禮
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無不自作舉屋共極在天

成象夙沙則一雖黑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為跋扈終而
大服漢南詔國覓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梁王郡以歸漢
故能招信順之助保不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
一郡地減十州遇命印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街璧
乞同溥天乃復養正家之疼導顛覆之軌起祖身起仍為
匪民雖時蜀大道偃三舞劍然國家常混一之運金陵是
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房胤之戮元龜匪遙孫皓
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辯交天之心
不問君子之論也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
車駕幸同州德林以士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二伐

陳事意旨自隨也時高頴因使入京上語頴曰德林若患
 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廣後從駕
 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韉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
 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
 賞物三千段晉王廣已宣勅訖有人說高頴曰天子畫策
 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
 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之高祖乃止初
 家未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
 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
 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為營造并覓莊

作替德林乃奏取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塢為
 王謙宅替九年車如馬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
 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且遇追蘇威自長安
 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誦媚得幸枉取民地造
 店賃之德林誣譖妄奏自入奉園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
 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贖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
 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書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
 益嫌之十年彙惠前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
 百家鄉正事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
 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可欲置來始爾復

即停廢政令不一朝以爲善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下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紛未已高祖遂發怒大詔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爲太尉欲議以取昭宣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郎卿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廷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與朕機密此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徃何所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謂冒取店妻加爲朕實忘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矣

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立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勅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賜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德林美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德林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浩趙主深魏收陸印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在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

不言温樹何足補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
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属與主功參佐命十餘年
間竟不徒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
行於世勅撰齊書未成有子曰自樂博涉多才詞藻清贍
釋中太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
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己以為少兵夜
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閩右三
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詔之美時無與
二君臣躡合自致青雲不意莫已知豈徒言也

列傳卷第七

隋書四十二

列傳卷第八

隋書四十二

特進臣魏

徵

上

河間王弘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
 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崩周太祖建義關中元
 孫時在鄴下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其家姓為郭氏元孫死齊
 為周所并弘始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為買田宅弘性
 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素饒之聞府儀同三司南祖為
 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崩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
 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葬加上聞府賜爵永康縣公及上

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皇帝贈其公為在國回書及河間
 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
 時突厥屢為邊患以行軍元帥率兵數萬出靈州道與虜
 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朔州總管進
 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
 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
 安弘奉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為良吏每
 晉王廣入朝弘輒領州州總管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
 在官十餘年風教大化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
 亮大業六年追封邵王李慶嗣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時猜已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
 慶獲全東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
 陽諸縣多應來慶勸兵拒守密頗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
 中糧盡兵勢日蹙定密因遣慶書曰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
 剝削生民塗炭天下藉室以填室之麗未極驕奢糟立酒池
 之荒非為猶亂公者共道不義祖無前為之慶八方同德萬里
 俱來莫不期入關以正身事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洎
 江淮九厥遺人水風慕義唯冀一郡三獨守迷夫微子
 紂之元兄紂實為書南人無之季父成乃非疎然猶去朝
 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也 小春戀宗初留連骨肉但識

寶鼎之將移知神靈之

郭氏乃非揚族也為宿望

名在殷室妻敬之與漢高

天親芝焚其歎事不同此文

胞有逾沉閔惟事及至感擊向歸先乃族類為非何能自

保為一計奇莫若與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大山高枕而

卧長守富貴足為羨矣乃至于孫必有餘惡矣王世充屢

被摧蹙自救無聊偷行是漏誰能支以既澤韋津東都自

固何暇圖入世充朝一達便夕滅又江都蓋酒流宕忘歸

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一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饑餒半菽

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煮豎舉烽火於

山諸侯莫至浮膠

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絕

千里餓糧之計僅

有月餘敵卒之多纒盈數百有何恃

欲相拒抗求枯魚

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

如何日然城中豪傑

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為內警止恐

禍生七首豐發蕭牆

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

寒心可為酸鼻者也

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

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

密改姓為郭氏密為王世充所破復

歸東都更為楊氏起

王侗不之責也及稱制拜宗正

弟世充將篡慶首為勸

進世充既僭偽號降爵

嗣國公慶復為郭氏世充以兄女

妻之署柴州刺史及世充將敗，將其妻高歸長安，其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其第於公，若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主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得送還東都，君之重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歸，大唐為其刺，刺史命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失明，世充以慶叛已而斬之。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拜上儀同。高祖受禪，贈

處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功，鍾葵為柱國尚書，令義城縣

公以處綱襲焉，授開府監門，即將後數載，起授右質首，在官彊濟，亦為當時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授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

侯事，尋為太子宗衛率轉左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剛，諫言州刺史吏民悅之，官謚曰恭弟，處樂官至維，有二三心廢，錮不齒。

楊子崇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盆生，贈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與宿衛後為司門侍郎，煬帝嗣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

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籍儀，同以車騎將軍，恒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防宮子崇知突厥必為

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
之曰子崇怯懦吾有陳請驚動我
出為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是
亦兒復擁眾劫掠郡境子崇上表
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
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為盜子崇前
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
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
京師輜重平濟遇河西諸縣各殺
絕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既聞
門之圍及賊退帝怒

遂各叛去子崇乘
下城中豪傑復
應之城陷子崇為
觀德王雄

觀德王雄

觀德王雄初名
城縣公賜姓吐
可觀周武帝時
作亂以其徒襲
縣公邑子之累
五千六百高祖
知其謀以告高
祖賢伏誅以巧
授柱國雍州牧
仍領相府

高祖族子也父
納仕周歷八州
刺史儻
雅進止
宮衛王直
武陽
別駕
相府

虞候周軍帝並備諸王有變公雄率五千騎迺至陵所進
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
將軍參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三千六百以邢公別封一
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祖明黨者士詰雄於
朝雄對曰臣忝衛宮聞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
尊欽此睿批萬機親覽須用心乎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
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
高祖廬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屬高祖
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爲司空
三維開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

左衛大將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隆顯爰司禁
旅繇歷千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
舊庸勳禮秩加等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迺誠副茲名
實是用命爾爲司正往欽哉光應寵命得不慎歟外示優崇
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開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江漳王
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乃進地圖上指
安德郡以示群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
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事
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往許谷渾詔雄摠管
浹河道諸軍及遷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班

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高祖本紀

末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蓋公卿之首蒙先
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又秦台魏常慮盈滿豈可
仍叨匪服重稱鴻名臣實面墮敢緣牲例臣誠昧寵交懼
身責昔劉秉對王嘗備三階之任曹洪上將軍超五等之
爵况臣忝冒叨於帝京尹亞於皇枝錫土作藩鈕金開
國於臣何以百處在物謂其非分是以露效執愚祈恩固
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鑒丹誠頓觸宸嚴伏增流汗優
詔不計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瀋河
鎮遘疾而薨時年七十一帝為之廢朝鴻雁護喪事有司
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倫德冠生人乃賜謚曰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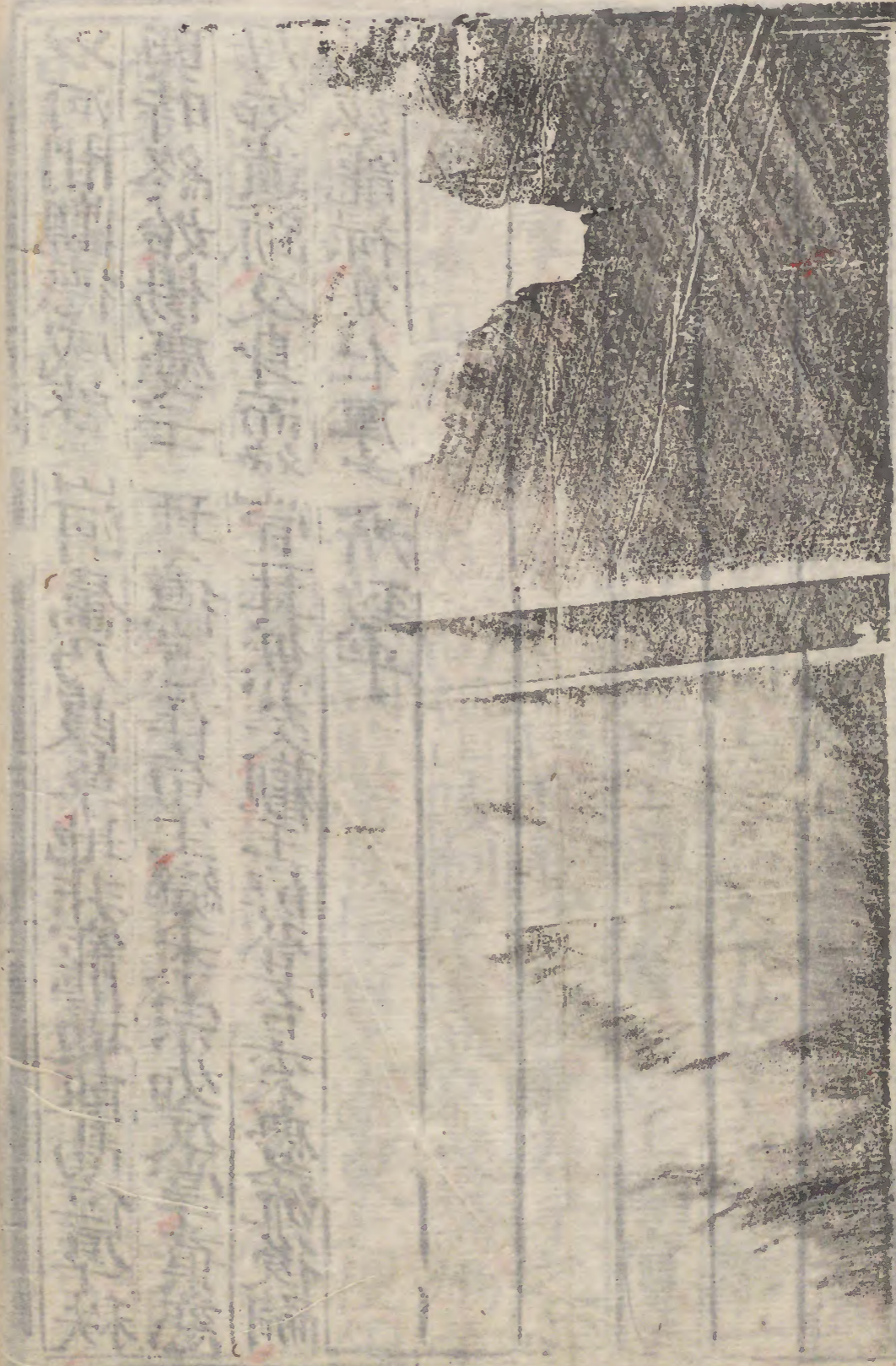
贈司徒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
平等十郡太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琳性和厚
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為司隸大夫
遼東之役帝令琳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之反也玄
感弟玄縱自帝許述起兵免於途琳避人偶語久之既
別而後相就者數言謂琳史劉休文奏之時琳兄吏部
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是寢之未發其事琳憂懼發病
而卒琳弟續任左散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任周官至儀同內史下大
夫遂寧縣甲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為子時吐

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平楷為元帥連為司馬軍還兼史部
侍郎加開府歲餘轉中侍郎出為鄴鄭趙三州刺史俱
有能名平陳之後四傑人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
賜雜絲五百段加以金帛擢拜工部尚書加位上開府達
為人弘厚有為度極素無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
者唯楊達耳獻皇後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
嗣位轉納言仍領選兼都副監帝其信重之遼東之役領
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
惜者父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選周新眾心未附建國姓維城宗社是

以河間觀德感德山河屬乃葭草地非寵通故高位厚秩
與時終始楊慶二耳德志在苟生變末宗如反掌棄慈
母如遺跡及身而始管其然矣觀王位登台矣慶流後嗣
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隋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九



列傳卷第九

隋書四十四

特進臣魏

徵

上

滕穆王瓚嗣王繪

滕穆王瓚字恆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立見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女中侍上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為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次姿儀好書愛士其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甘云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由我教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

祖入禁中將搃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重子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太宗伯與脩禮律進位上柱國召國公瓚見高祖執政群情未一恐為家禍陰有圖旨回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為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性自囚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東園暴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鴆以戮宇文氏

綸字斌籍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公邑八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其為梁人所敬綸以得王之故當出祖之世母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為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久乃囚曰滕即騰也此字是為善應有沙明惠因端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為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詎帝命黃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回災以為身幸原其性惡之中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

七 隋列傳 四十四

隋史六 四十四
力甚先乃離阻六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直
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為惡有狀其罪莫大刑茲無赦
抑右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為民從始安諸
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
為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下大亂為賊林仕弘所
逼推芳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唐為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
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
弟溫字明籀初徙零陵溫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
自安以其辭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溫弟誦字弘籀前
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亮

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籀滕穆王瓚之子也繼叔父高嵩在周
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上平高祖踐位追封道王諡
曰宣以靜襲焉卒無子國除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母弟也周世在襁褓
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為獻皇后之
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中特以寵愛之十七為內史上士
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總督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

位柱國及受禪立為衛王尋遷延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俄遷
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攝臣歲餘進位上柱國轉涼州
總管褒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聲其年以爽為行軍元帥
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庸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為
元帥河間王弘弼盧勣竇榮定高顯慶則等分道而進
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元節等四將中朔州馮沙鉢略可汗
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千羊鉅萬沙鉢略
可汗中重塗而遁高祖大悅賜爽貞食梁安縣千戶六年
復為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道逃而返明年徵為
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

爽鬼為厲爽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
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大尉冀州刺史

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肅帝時諸侯王恩禮
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為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
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
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曰集家懷左道厭羣
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
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勝王綸坐與相連帝不
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萑之華猶子之重廢之好爵

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誣縱邪
僻在三之義參教俱淪急難之情以懷頓滅公卿議既如
此覽以潛然雖復王法無私心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
親親致之極臨情所未忍於走除者為遠徙邊郡遇天下
大亂不知所終

蔡主智積

蔡主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大祖軍功賜
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
力戰而死。又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真定瀛相懷衛趙
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主。謚曰景。以智積襲。受

封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年才為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為
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德衛資送甚盛。頃之以脩謹
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數之暇。端坐讀書。門
無私謁。有侍讀。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
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於設唯餅。與酒。纒三酌。家有女妓。唯
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
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與孺孤。事不相諧。以是
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
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平涼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
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勇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

今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
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二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闔
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
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逾懼大業七年授
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淨自居及楊素威作亂自東都引
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六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
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繫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
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 啤望辱之玄感怒其留
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守
不守之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時

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
日始知得保身自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武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
兆深根固本宗契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
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
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
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
篤睦閹房之際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
麟復暴薨人皆竊議齊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
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

稱為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北隸為伍外內無虞顛危
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隋書四十四

列傳卷第十

隋書四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
次秦孝王俊次熙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暕地代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博
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
郡公出為雒州總管東京小冢冥撫統舊齊之地後徵還
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
祖受禪立為皇太子掌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

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
 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道俗當漸蘇可賴業戀土懷舊民
 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間時昏周平東
 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羈旅加
 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戾瘡痍
 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
 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
 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
 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
 謂群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

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薛子恣
 諍為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
 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勇
 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譏之曰我
 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
 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
 重居兆民之上吾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
 戒今以乃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
 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
 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重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

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
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
制於是下詔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
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
牧正冬朝賀任去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
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
宿衛高祖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依色
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
強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
東宮上下圍伍不別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衆須仍踵

舊風蓋疑高頌男尚男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男多而寵
昭訓宋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男妃元氏無寵嘗馮心疾
二日而憂歎皇后意有他故甚真望勇自是聖昭訓專擅
內政后彌不平頌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
飾姬妾曰備真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
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故接朝臣禮
極卑在聲名藉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進
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結于心一辭階
闕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
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者之別有切常離又泣

然泣下相對歎歎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苦憂歎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授梓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皇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尊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夫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

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竇公宇文深交揚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懼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素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遠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雲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遣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

隋傳十 四
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
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內作燕人村屋宇卑陋太子
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異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壽
宮使楊素觀勇素本東宮僮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
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
願深方察高祖聞素譖毀其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視東宮纖
介事比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疎忌
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
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
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建私於東宮畢臣姬威遺以

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告勇是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
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
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
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
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晉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
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謂疑朝臣皆具妄故有斯問
皇聞太子之愆弘為此對人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
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人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
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臥小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
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唐

今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今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
素顯言之曰臣奉勅向京今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
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
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
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今我不如諸
弟事以上不得齒因長歎廻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
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發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
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充州來語衛王云阿
嬾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
口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

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曹之便對曰會殺元孝矩
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
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
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房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
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麟此侍人也呼宋興作親家義定
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生者為其此事勇嘗引曹妙
達共定興女同讎妙達在公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
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必以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
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
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公軍五原公元昊諫曰廢

立六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
 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
 下察之曼辭直爭強聲色俱
 不吝是時姬威又抗表
 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
 事跡宜皆盡言威對曰皇
 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
 恣欲得從樊川以至手散關
 揔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帝將
 知下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
 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
 心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
 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亦
 自當則蘇老慈解左衛率皇
 太子奮鬚揚肘曰大丈夫會
 當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
 出使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
 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
 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
 囚禁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

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
 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
 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
 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忘在十
 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泣然曰
 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
 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
 勿令帝平王至皇太子廄東
 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
 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
 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
 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
 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
 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
 安可效尤邪於是勇及諸子
 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
 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
 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
 素意奏言左衛元曼身備宿
 衛常由事於勇情存附託在
 仁壽

宮表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曼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
 在仁壽宮有織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其各豈非此
 徒耶遣武士執曼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
 衆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
 曰此堪作何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
 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
 藥殿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
 子誠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嘗急
 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坵城門自然餓死素以
 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

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洩東宮服翫似加瑠飾者悉
 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為太子之悲高祖遣將諸物示
 勇以誚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太
 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又見矣
 群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
 耶尚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
 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太
 子之位實為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古儲副或有不
 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
 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

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建春宮重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豐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雖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可廢為庶人顧淮光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歎令薛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曰臣合戶之都市為將來驢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默又下詔曰自古之承朝危國亂皆邪臣佞諂凶黨扇惑致使禍及宗社毒

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曼任掌兵衛亦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屬階最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官察詘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公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勢凌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諂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潛行離阻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晉閣舊莽宮臣稟性淳躁用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榮利經營間構開

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妖怪志圖禍亂
心在誅發兼制奇詭異服皆竦規摹增長騎奢糜費百姓
凡此七人為害乃甚並亂斬妻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
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民章仇太暉等
四人所為之事皆是悖逆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
好生未能盡戮可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
田宅采可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又豫追番丁輒配東宮
使役然這亭舍遞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
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
園地並亂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

王雄答詔曰至尊為百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為大
慶天下幸甚乃移勇於內史省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
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二段元冑楊約並千段楊
難敵五百段皆鞠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
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譏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背
尋而目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
封一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微肅入朝
具陳肅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
而皇太子過之不得聞奏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於上莫
得引日元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為癩鬼所著不可復收上

以爲然卒不得見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
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數亂宮闈事聞於高
祖高祖抵牾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
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僞爲高祖勅書賜
庶人死追討牙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
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齊王疑襄城王恪
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
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即皇
太孫何乃生未得地案定與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

出時人以其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黜上表
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焉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
於螻蟻不宜復留意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鴆之
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勅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二子也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
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仁臺尚書令潁州刺史時年十二
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
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上不許六年遷
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以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
三十摠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鄧度陳將周羅暎

前法上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揔管崔弘度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暎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謂使者曰：「謬當推較，愧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慙耳。」上聞而善之。授揚州揔管。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并州。揔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高祖聞而大悅。下書獎勵焉。其後俊漸奢。違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後有巧匠。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景籬。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皆棟之間。周以明鏡。階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宴。必

絃歌於其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杲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杲固諫。上忿然作色。杲乃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後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我戮力開塞。創茲大業。作訓垂誥。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

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
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後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
勅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
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
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
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淇群臣議曰春秋之義母以
子貴子以母貴貴既如此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
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斯黜大既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
二子母皆罪廢不合承嗣於是以前國官為喪主俊長女
永豐公主年十二遭父患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魚肉每至

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千餘
年後甚禮之及俊有疾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
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
將軍典宿衛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
人弔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為秦王以奉
孝王嗣封湛為濟北侯後以浩為河陽都尉楊素感作逆
之際左翼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脩啓於浩
浩復詣述營在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
廢免宇文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為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
魏縣自僭偽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為滎陽

太守坐浩免亦為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摠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高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為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既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瓛之討西爨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蒲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雷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

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且

遂分秀所統秀漸奢

後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晉王廣為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

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
 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
 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
 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
 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上曰天下
 寧有是耶於是廢為庶人幽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
 給僚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
 知所為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
 榮貴唯知富樂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茲刑網負深山岳
 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

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
 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思不相勝致只恐
 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憐慈息未盡之間
 希與小子相見請賜一宥令骸骨有所歸子即其愛子也
 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求家國庸蜀要重委
 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肆行凶害皆望災疊容
 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現候望我不起便有異
 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
 妾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晉柏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
 妄道清城出聖欲以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

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立說未乃之名以當八千之
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妾造蜀地徵祥以符已
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燕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
更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若鳩集左道符書獸鎮
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書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
鑲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
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
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
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華山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
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人包藏凶惡圖謀不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三

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
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
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
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
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
人倫汝豈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
乎後復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字文化及之
殺逆也欲立秀爲帝群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爲羅
州岑加卜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三

出為并州總管上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
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且不拘律令十八年
起遼東之役以諒為行軍元帥率眾至遼水遇疾疫不利
而還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
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馭以太子讒廢居常快
快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強大原即為重鎮宜修
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
備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頊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
少儻有奇略為諒所議於軍蕭摩訶者陳末舊將二人
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為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起諒

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微之不赴遂發兵反撫管司馬皇甫
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頊諫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
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言不能專定乃兼
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撫管府兵曹裴文
安說諒曰并陞以西是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
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
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
霸上咸陽以京可指麾而平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
疑群情離駭我即陳兵虜人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

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以趣河陽
大將軍慕容廆出汾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并陘以略
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統軍貴王暉大
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
忽改圖令統軍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
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
事去矣諒不對以王暉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粹
為絳州梁菩薩為潞州韋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煬
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暉統軍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
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

懼拒素於高澤屬大雷雨諒欲旋師王暉諫曰楊素懸軍
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蹙今見敵而還示
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不從
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
諒退保并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寮奏諫罪
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
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子顥因而禁錮字文化及
弒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身陵脊於骨
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奕闕夷險撫軍監國允

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饒讒言間之顧
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
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鬼走街百人逐之積鬼
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高
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觀觀之望文維城肇建崇其
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
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天布斗粟莫肯
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聲蓋亦
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囚
園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既絕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

花
隋占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非
有隋之酷詩曰殺鑿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
可不深戒哉

列傳卷第十

隋書四十五

張

張

列傳卷第十一

隋書四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趙張

趙張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
 書左丞張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伐其父墓中樹者
 張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
 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深沈有
 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為相府參軍事尋從破洛陽及
 太祖班師張請用撫納亡叛太祖從之張於是帥所領與齊
 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甚眾以功封平

三九六

隋書卷十一

四十六

一

張

定縣男邑三百六累轉中書侍郎開帝受禪遷陝州刺史
蠻酋向天王聚眾作亂以兵攻信陵初歸斐勒所部五百
人出其不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
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丈蠻酋鄭南鄉叛
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斐勒修守禦斐曰不
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
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
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為寇患斐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
挫其鋒獲陳裨將單罔王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
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荊州總管長史入為民部尚

大夫武帝出兵華洛欲收齊河南之地斐諫曰河南洛陽
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顧其巢
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謹率眾
數萬自三鴉道伐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
錄除益州總管長史未幾入為天官司會累遷御正上大
夫斐與宗伯斛斯徵妻不協徵後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
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斐上密奏曰
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
徵雖愚陋又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為災
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斐卒不言高祖為丞相

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遷太宗伯及踐阼斐授璽
綬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
史朝廷以斐曉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
旨尋出為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斐嘗有疾
百姓奔馳爭為祈禱且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
詐斐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聞而嘉焉頒告
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斐田中蒿者為吏所執斐曰此
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
車以賜盜者盜者愧而過於重刑其以儉化民皆此類也
上幸洛陽斐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蕃民用穀實卿之為

政深副朕懷開皇十九年卒年六十八子義臣嗣官至
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

趙芬字主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
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為相府給曹參軍歷記室遷龍州
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宰平文
護召為中外府掾俄遷吏部下大夫芬性強濟所居之職
皆有聲績武帝親揔萬機拜內中大夫轉少御正芬明
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為評斷莫不
稱善後為司會申國公李穆之討齊也引為行軍長史封

淮安縣男邑五百戶復出為浙州刺史轉東京小宗伯鎮
洛陽高祖為丞相尉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蘇察知之
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
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郢國公王誼修律令俄兼
內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
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
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輅車几杖被褥歸
于家皇太子文致巾幘後數年卒上遣使致祭鴻臚監護
喪事子元恪嗣官至揚州都督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
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廬

江郡丞徐仲宗皆竭百姓之產以貢于帝仲宗遷南郡丞
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使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浙三州
刺史尚希齟齬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涿郡盧辯
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伏周六祖嘗
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奇之
賜姓普六茹氏擢為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仕明武世歷太
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縣侯東京司憲
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

相州摠管尉迺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迺方覺數十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皆迺而至待之甚厚及迺屯兵武陵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高祖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為公歲餘出為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

分無二動動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而不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厭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與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蒲州刺史未之官帝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尚書俄轉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懽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

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立隄防開
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官時年五十七謚曰
平子吳嗣後改封丹水縣公官至安定縣丞

長孫平

長孫平字趣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儵周柱國平美容儀有
器幹頗覽書記仕周釋褐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
謀與衛王誅之王前後常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護伏誅
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即位置東宮官屬以平為小司寇
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
為丞相恩禮彌厚尉迥王謙司馬消難並稱兵內侮高祖

深以淮南為意時賀若弼鎮壽陽恐其懷二心遣平馳驛
往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徵
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
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
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勸農
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
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
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飢饉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
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
道義資遠筭請勸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為務上深

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後救載轉工部尚書名為
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那紹非毀朝廷為憤憤者上怒將
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汗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
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諛
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願陛下
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
於是赦紹因勅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其後突厥違頭可
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詣援上使平持節宣諭令其
和解賜縑三百匹良馬一匹四遣之平至突厥所為陳利
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匹及還平進所得馬上盡

以賜之木幾遺部以尚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
其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
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鎧甲之象
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
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
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車國官師孝後為渤海
郡主簿屬木葉之季政教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
後為王世充所害

元暉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刺史父翌
尚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頗好學涉獵書記少
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令與暉遊處每同席
共覲情契甚厚弱冠召補相府中兵參軍尋遷武伯下大
夫于時突厥屢為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
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
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賓部下大夫保定初大冢宰宇文
護引為長史會齊人來結盟好以暉多才辯與千乘公崔
暉俱使于齊遷振威中大夫武帝之甥突厥后也令暉改
禮焉加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

子邑四百戶高祖愍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為公開皇初
拜都官尚書兼領大僕奏請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溉馬園
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明年轉左武侯將軍大僕卿如故
尋轉兵部尚書監漕渠之俗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
史頗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去職歲餘卒于京師時年六
十上嗟悼久之勅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官至光
祿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驃騎大將軍師少沉
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

孝子 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
史尤工騎射周大象字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轉黃曹
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阻其有夷狄朝貢必
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駭無敢隱情齊王
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又武帝親巡禹禰轉少府
大夫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使為領部大夫高祖受禪
吏部侍郎賜爵并陞侯邑五百戶數年遷河北道行臺
部尚書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
三百萬兼領晉王廣司馬其人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
不睦勝負于時晉王為雍州牧盛有第以司空揚雄尚

書左僕射高頴並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
為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令其又耻世約在師之下召世
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
師與左僕射高頴上柱國韓擒等於殿內賜宴令各叙舊
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
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
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李肅謚曰定之德政嗣大業中
任至給事郎

楊素

楊素字弘農華陰人也祖約魏司空父復侍中身美

風儀沉深有容屬著劇就一節謂之言見者奇之九歲丁
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以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
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閱事時為寧都太守甚有能名賜
爵昌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為侯高祖作相行濟州事及
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一開府勳主秀之結益州也朝廷盛
選綱紀以昇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萬縑三百
匹馬五十匹而遣之平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
為宗正少卿未幾擢拜刑部尚書歲餘出除吳州總管甚
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昇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
得失規諷疑闕數載卒官明年六十一子虔遜

蘇恭慈

蘇恭慈扶風人也少武周兗州刺史恭慈少沉謹有器
幹美容儀周初拜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以奉使稱
言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受宣納上士後從武帝伐
齊以功進位開府勳封文安縣公邑千五百戶尋改封臨
江公增邑千二百戶累遷工部上大夫高祖受禪進爵
開府公拜大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庶伊始徵天下工
匠蘇恭之巧無不畢集恭其事世以為能俄遷大司
農餘拜工部尚書持通論受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
欲重官官之望以令恭一職恭是拜恭慈為太子右

衛率尚書之故明年上於... 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
水多沙... 漢清渠之者吉之於長伊渭水為渠以屬
河今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
衛一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為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
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人以三察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
置解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為良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
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冬有養上並嘉納焉開皇十
八年將廢太子禪其在重告昂為湖州刺史太子以孝慈
去其不立於言嘉其見重如... 壽初遷湖州總管俱
有憲政其後桂林山越相承為亂詔孝慈為行軍總管擊

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
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迥以功
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秦縣公開皇初蜀王秀鎮益州沙
羅以本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冉尤羌作亂攻汶山金川
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總
管事從史萬歲擊西爨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
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雋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
陳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更案奏沙羅云
王奉為奴所殺秀延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出奴婢
沙羅隱而不奏豈是除名不於家有子康

隋書

李雄

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也祖植魏大中大夫父徽伯齊
陝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
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由讓之曰棄文尚
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答曰竊覽自古誠臣責任文武不
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
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由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
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
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帝受禪進爵為公遷小
賓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賊人戰於葭山諸軍大敗雄所

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奚伯拜碭州
刺史數歲徵為本府中大夫尋出為涼州總管長史從隸
王道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軍帝嗣位從軍總
管葦蕩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碭口說下十餘城
拜豪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為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
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貳千
戶後數年晉王廣出鎮并州以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
上謂雄曰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
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
寄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荅鴻

恩歎歎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懼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張頌

張頌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為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太祖引為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虜鄉縣公復入為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為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勤佇儀同昔在周室德

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虛想及謁見勅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頌好學有父風在魏釋褐奉朝請遷員外侍郎周太祖引為外兵曹閔帝受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夫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邑四百戶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為伯高祖為丞相頌深自推結兩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為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崇毀骨立未暮起令視事固讓

不許授儀同三司襲爵真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只尋
 遷太府卿拜民部尚書晉王諱為揚州總管授與司馬加
 銀青光祿大夫賜性和厚有識度其有當時之譽後拜真
 州刺史晉王廣頗素請之復為晉王長史授授蔣州事及
 晉王為皇太子復為真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繼
 為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四子慧實官至終
 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也備儻有文武幹
 用初為并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以
 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
 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其有當時之譽馮煥郭均上黨馮

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為兵部尚書代人庫狄蘇性弘
 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
 闕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
 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
 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
 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昇宗室之
 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柬內外所屬咸稱貞幹並任
 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列傳卷第十一

隋史四十六

列傳卷第十一

隋書四十七

特進臣魏

徵

上

韋世康

弟洗藝冲

從父弟壽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
 史父夔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為遁公世康
 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封
 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
 典祠下大夫歷江陵一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摠管
 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歲
 餘入為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迴之

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分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
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
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士不以得喪于懷在州嘗
惟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需纒弁驅
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交命頻泄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
知以不貪而為實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
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
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莫
有疾便辭况孃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戎馬
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帖瞻望

情彌切垣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
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
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
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
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
五百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職未
濬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在吏部

選用平允請托不行開皇七年將事
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尋遷為信
管十三
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
朝廷稱

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大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霞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勅骨亦猶岳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掾管轄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為美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

一聞亦痛恨之贈賻甚厚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匪貴獨季弟弟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曰宅盡與之世及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汝子福嗣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都福嗣從衛玄感於城北軍敗為玄感所擒令作文檄辭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本已入仕東都與玄感戰沒
洗字世康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主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邑千二百戶高祖為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

沛公邑二千六百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沈統兵出
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江陵總管未幾以母疾徵
還徵拜安州總管從陳之役領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
總管率步騎一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守徐璿據郡持兩
端沈遣開府員外長文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既至城下璿
為降其夜率所部一千人襲擊虜與世基合擊大破之
璿遁於陳高四米女于沈氏率眾迎沈遂進圍嶺南上遣沈
書曰公馮勳上某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
掃咸應指張口使下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
力至廣州沈以陳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

沈統以通使某從事沈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
嶺南夷王世宣聚眾為亂以兵圍沈沈勒兵拒之中流矢
而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嗣協字欽仁好
學有雅量起家著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
州有疾上令協齋諱書為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
三事拜協柱國從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墓亭世文少父業國子周武帝時勳以軍功致位上儀同
賜爵修武縣侯品八自是授左旅下大夫出為魏郡太守
及高祖為丞相尉道陰圖不執朝廷微知之遣使至父奉
寬馳往代迎奉寬將至數因詐病止傳令從迎奉寬以察

其變迥遣善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為藝當於迥不以實答
孝寬怒將斬之執懼乃言迥反狀孝寬於是將藝西道每
至高驪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
酒食迥尋遣騎追孝寬追人至驛輒送盛饌又無馬遂還
留不進孝寬與執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寬故尋問藝之罪
加授上開府即從孝寬擊迥及破尉遲平相州皆有力焉
以功進位上入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戶以脩武縣侯
別封一子高祖受禪進封魏興郡公邑餘千戶齊州刺史為
政清簡士庶懷重在職數年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
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蒲一榻番人畏懼

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質劫家資鉅萬頗為清論
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懷

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後從
大將軍无定渡江伐陳為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
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請開府賀拔華等五十
人及无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
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稽胡屢為寇亂冲自請安集之因拜
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為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
國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
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宜由牧宰不稱之所

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冲綏懷
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勅之尋拜石州刺史
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為南寧州摠管持節
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詔曰西南
夷裔屢有生梗母相殘賊朕甚惡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
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
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三宜自抑割即膺往旨冲
既至南寧諸蠻震及西巽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
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
失物王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

正案冲無所寬氣冲竟坐免其罪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
皇太子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為噉天耳
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檢校
梓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具州賊帥羅慧方並聚眾為
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擊破之改封義豐縣
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摠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眾心
懷撫鞅鞞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
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為豫章王暕納冲女
為妃徵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常壽

壽字世齡，父孝寬，周上柱國、鄒國公。壽在周以貴公子早
有令譽，為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王為雍州牧，引為主
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
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八百戶。高祖為丞相，以其父平尉
迎拜壽儀同三司，遷封滑國公，邑五千戶。俄以父喪去職。
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汜、二州刺史，頗有治名。開皇
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諡曰定仁。壽中高祖
為晉王，廣納其女為妃，以其子保壽嗣。壽弟霽位至太常
少卿。妻邑縣伯津，位至內史侍郎。判兵部尚書事。世康從
父弟深，字元節，剛簡有風範。位至開府、光州刺史。

高祖為丞相，以平尉迴功進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荆
二州，總管卒官，諡曰靜。

柳機 子沐 從子壽之 機弟且肅 從弟維亮 族兄昂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
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
帝嗣位，自官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丑封平齊縣公，
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
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鄒譯陰求出外。於
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
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

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
 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
 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
 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
 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
 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
 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惠後數年以疾徵還京
 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

詞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為太子

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
 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
 攝給事黃門侍郎事龍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
 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
 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徃朝臣莫不讙譁述每
 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知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
 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誰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
 而楊素亦被疏忽不知省務述任寄踰重拜兵部尚書參
 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
 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震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

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
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勅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
協謀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詞位述竟坐
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
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後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
年三十九

田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待上士累遷兵部
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為行軍長史從梁睿
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
男遷授掌設所騎歷羅漸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太業

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由為開設學校大變其
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為太常少卿攝判黃門
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文學武帝見而
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為賓曹參軍開皇初授
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
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大
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
疎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為
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

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
納之庶人不悻他日謂臻曰汝何意滿漢使柳肅知之令
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
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
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衆寶作亂攻陷華
陽檜為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不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
武帝時衆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
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梁州總管記室遷
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

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
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
亮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
進爵為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為秦州總管府司馬領
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七有子贊

審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審之身長七尺五寸儀
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王憲嘗遇審
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
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太廟審之讀祝文音
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嘗之擢為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

六十三
隋傳十二
四十一
為田曹參軍仍諮與軍事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
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塞之有雅望善談議
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為涼陳使至輒令塞之接對後遷
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
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塞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
域俄而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塞之送義成公主
於突厥塞之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
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為肅州刺史尋轉息州
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
少卿大業初塞之自汗自以內附遂出放於定襄

帝使塞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元德
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塞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
業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
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
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塞之詣齊王所西
面立牛弘宣勅謂塞之曰我昔階緣恩寵故封晉陽出藩
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祖慶則元
昊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誠我曰以汝幼少未更世
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
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若行如不

用此言唯國及身貶無日矣。受勅之後，卒以周旋不敢
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憲之從事，如子相
也。又勅憲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
望。若齊主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
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僭令，則之徒深見昵狎。憲
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憲之竟坐除名。帝幸
遼東，召憲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
配戍嶺南。卒於涇口。時年六十。子威明。

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任周歷職清
顯。開皇初為太子太保，昂有器識，聲局過人。周武帝時為

大內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
下。宣帝嗣位，稍被疎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為丞相，深自
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為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
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
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
禮，故能終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
關右山東，久為戰國。各逞權詖，俱响干戈。賦役繁重，刑政
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
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敝，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
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

以未清執物曰茲而壞伏惟陛下聖靈上帝受命昊天合
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頹毀區宇沸騰聖策風
行神靈電歎端坐廟廟滂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
萬古之典無善不為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
義為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
盡行巨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
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
念下民漸狹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繁動延年世若
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
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

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
抗衡分四海之民關二邦之力遞為強弱多歷年所務權
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
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為法風流俗敝化之然也雖復
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
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彝倫
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
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
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
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

徭薄賦異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
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莅民
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
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
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耻又
慈子孝比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勸
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
政數年卒官字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
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
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

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可之煬
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賦性唯調
清素守常為時所羨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曰居京兆代有入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
入處禮闈或出控方岳朱輪接軫旗旆成陰在周既豈隋動
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雅均重當時述侍寵驕人終致
頹敗且屢有惠政肅每存誠謹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
塞之坤情開爽頗為踈放文城歷仕一朝咸見推重獻書
高祖遂與聖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卷之四十一
一四

列傳卷四十七

隋書四十七



列傳卷第十三

隋書四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颯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
 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
 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竇深異之每謂子孫
 曰處道當逸群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
 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屬文立草諫頗留
 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雄之表周大象中宇文護引為中
 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授萬機素以其父守

節曰齊末家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壽三帝大怒命
左心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
言曰是贈敷為大將軍諡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
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
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
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
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
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樓
原齊王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齊兵所躡眾多敗散素

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
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
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
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
軍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孝
寬徇淮南素別下野鍾離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
高祖甚器之以素為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迥作亂榮
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迥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
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
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為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

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
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素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
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
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
高百餘丈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
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艦等各
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破軍至
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
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
若書曰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亦其便

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衝救而下遣開府王長
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欒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
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
皇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
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
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
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
巴延舉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
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

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
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
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物管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
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為儀同玄獎為清河郡公
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主妹及女妓十四人
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
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
俄而江南人李棲等聚眾為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
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為行軍總管帥眾討之賊朱莫問自
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白楊子津進

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
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二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
平之吳郡沈玄情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
不和素率眾援之玄情勢迫走投用沙賊帥陸孟孫素擊
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顯歎賊帥沈雪沈能
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曹慧自號東揚州刺史
船艦千艘屯據要害且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
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
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號天子據東陽署其
徒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

隋書卷一百一十三 四十一

幸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遂捕清逸寇前後百餘
戰智惠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
奉威官為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
患文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
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
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
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奮著威名且任
以大兵擡為元帥宣布乾風振揚威武擒剪叛亡慰勞黎
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兼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
國夏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表州為亂諸二賊皆歸之

日海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行素沈海掩至國慶
皇子逐棄州而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
迫捕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
送印書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惠斬於泉州自餘支
黨悉來附江南大定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
迎必瓦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為儀同賜黃金四
十加銀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
田石頃半二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
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
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

優於高頴。至於推誠。賦國。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尋令素監宮。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頴前視。奏稱頴傷。頴麗太。頴人。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即於北門啓。四孤。鼻。石。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不足損其。后。以此理論。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緡。自下段。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素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虜慮素。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在。甘。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

除。桂。隰。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以。而。創。而。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緡一萬匹。以萬釘寶帶加于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子。上儀。口。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嚴。看。犯。卑。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一。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甘。對。陣。元。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三。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西。看。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責。待。言。

無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
 為一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晉
 王素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
 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
 匹也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
 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
 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
 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
 是此厥去
 盧公行云
 越治
 縱兵而進
 兩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

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吾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
 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
 弘機變明遠懷佐時之略已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
 建策名委質受服出師擒討凶寇克平號鄭頰承廟筭揚
 旂江表每高攻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共越肅清北臨而獯
 獯摧服自居端揆恭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
 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嗚朕所命任使之
 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遂日云及坐兆安厝委素
 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
 奉上情深射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為陰陽之書

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編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即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皇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正哉。定冠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登。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十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二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節事者。皆屬屬文。其

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智慧沒為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射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或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則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前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

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慶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
書柳述黃能侍郎元巖等入啓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
殿慮上有不謹演豫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啓素素錄出
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
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
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
術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漢王
諒反遣茹茹天保來馮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
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
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

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前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
北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
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策絕
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
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
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
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
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
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約齎
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

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
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
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
敢矢隊况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劫賊諫苞藏禍心自幼
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與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
命成莫大之罪狂惑良善委任奸回補兵內侮毒流百姓
私假署置擅相謀戮小加大少凌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
為惡不同同歸於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
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仰惟
先旨每以子民為念朕豈得枕伏苫廬顛而不救也大義

滅親春秋高義周以誅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
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戒律問罪大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
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敬祭毒爾便及此事由朕不
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以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
人塗炭者乃衆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負付囑簿德厚
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勳藩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
物惟便始匹馬歸朝誠識兼宗汴部鄭州風卷秋穽荆南
塞址若火燎原早建殊勳厥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
允爰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
蒲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眾有期于殄高壁據險抗拒官

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
趣巢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猶舉斧公以稜
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斲交漁潰鳥
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公董率驍
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俱盡面縛軍
門斬將塞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東夏清晏嘉庸茂績於
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
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
使劬勞於行博言念於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
執一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疾風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

之矣方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勲竹帛哉功績克諧嗟歎無已
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懷迷
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
敢憚劬勞卿相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
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閭
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
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
義極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於踈
遠照臣以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
木無識尚榮枯候時况臣有心實自効無路晝夜迴徨寢

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
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
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稟平亂之規蕭王赤心人
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曲蒙使
臣弟約齎詔書問勞高旨峻筆有若天臨洪恩大澤便同
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
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
其子高市任行姪末提皆儀同三司資物五萬段綺羅千
疋諒之妓妾二十人太康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
區物二千段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

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眞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謚
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
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
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
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
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
節叶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
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式播彫篆用圖勲德可立碑宰隲
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
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
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
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
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土藥然密問醫人
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
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素貪富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
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及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
磴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嗣別有傳
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為查所傷

由是竟為宦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
凡有所為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
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為郃
州刺史入為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
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
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
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
子莫不避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
事有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
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

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日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
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
晉王在賢兒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
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
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
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
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
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
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今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
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改

封脩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疎，出約為伊州
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繼殺庶
人，勇然後陳兵集眾，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第
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
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
率廟行至華陰，見其兄，憂遂柱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是
免官。未幾，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
恩義甚篤，既陰分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拜得非
為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
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女擬後之。

文思字温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
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
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
思討平之復治翼州事克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
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
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勳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
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收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
神舉討之戰於博井在陣生擒收仁又別從王諶破賊於
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若掖下大夫高祖為丞相
從韋孝寬拒尉迺於武陟迺遣其將李雋圍懷州與行軍

摠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惟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
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岐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上平郡
公加邑二千戶後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
之為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為民部尚書轉
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
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謚曰定初
文思嘗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出多之
文紀字温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封山郡公邑二千
七百戶自右侍上上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摠
管長史將兵迎陳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

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公為虞部下大夫高祖為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肅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為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荊州總管歲餘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

尚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尚君於奢侈謀廢家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雲烟露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培至末乾闥胡殂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詐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列傳卷第十三

隋傳十三

隋書四十八

四十八

自西坡
南問所



